

记录身边的自然

撰文·绘图 余汇芸

自然在我们身边

自然是城市和乡村的基底，也是城乡的特色所在。从最初选址，到大尺度山水空间，

再到微观环境营建，我们的城乡建设都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度地》中就曾提道：“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

而在《管子·乘马》中也提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直到现在，在很多城市和山水的空间关系中都能看出这种思想的影响，如宜昌、岳阳、屯溪，城市被山水环抱渗透，山是城市的基底，水是城市的脉络。



戴震公园一角

自然还是城市的特色所在，我们既利用自然，也重启自然。如屯溪的戴震公园，设计师就利用背景的自然山林和古人留下的水利工程营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森林公园。又如让废弃地重生的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这里既是居民共享的空间，也是人与野生动植物共享的空间。

“金辉”月季

记录身边的自然

正因如此，我常被身边的自然所惊艳，也常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记录身边的自然。当然，我最擅长的还是用画笔来记录身边的各种植物。

市花市树

有人说，认识了某种植物，也就认识了某一个城市。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代表性的植物，如月季、白玉兰、香樟、黄山杜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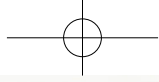
月季 (*Rosa chinensis*)

是北京市的市花之一，又名月月红、月月花，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花形优美，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我国是月季的原产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栽培历史的记录。月季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不仅是我国52个城市的“市花”，还是5个国家的“国花”。由于月季花期长，花色繁多，从百姓到文人，从国内到国外几乎人人都爱它。有人赞它：“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有人赞它：“何以此花容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月季之所以当选北京市花，一方面是因为它特别适应北京的气候，且在北京种植范围广泛，如今每年在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和门头沟公园等都会举办月季花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丰富的人文内涵，在我国，月季寓意

“四季平安”，古人常在花瓶中插上月季，或是将月季的花纹绘制在花瓶上以祈求平安幸福。月季还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即便是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或是气候条件恶劣，抑或是被虫子啃食，都依然能枝繁叶茂，开出色彩艳丽的花朵。疫情期间我专门绘制了“金辉”月季，希望我们也能像月季一样，不畏艰难，砥砺前行，这幅画还于2022年参加了首届云赏月季科学艺术画展。

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Desr.) 是上海市市花，又名玉堂春、望春花，是木兰科木兰属的植物，开放时洁白无瑕，自古受到了文人墨客的喜爱。有人赞它：“洁若清荷不染尘，色如凝脂嫩萼纷。”有人赞它：“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玉兰之所以被





选为上海市市花，据说和它的三大特质有直接关系：其一是开放较早，是上海早春开花树种之一，象征上海争先开放的精神；其二是玉兰先花后叶，和很多植物先长叶后开花有很大区别，象征上海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其三是白玉兰盛开时，朵朵向上，象征上海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如今，在上海的城市绿地、公园中几乎随处可见白玉兰的身影，而为了增加景观的观赏性及多样性，上海还种植了紫玉兰、二乔玉兰、光叶木兰、厚朴和望春玉兰等其他“玉兰家族”的成员，不同品种错峰开花，自然花期可达一个半月。



二乔玉兰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是杭州市的市树, 又名芳樟、樟木, 是樟科樟属的植物, 几乎全身都是宝, 根、枝、叶可提取樟脑和樟油, 还可入药, 木材可造房、造船和家具。由于生命力顽强, 香樟被当作幸福、长寿、和谐的象征, 深受百姓喜爱, 有人赞它:

“挺高二百尺, 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 此材独中规。”有人赞它: “栋梁庇生民, 舡舨济来哲。”作为江南四大名木之首, 江南古时有儿女出生栽植香樟树的传统, 江西、湖南等地则把香樟树认作爹爹或娘娘。孩子刚出生会在婴儿的胸口衣服里塞上姓名、生辰八字及“认娘书”, 并把孩子抱到香樟树下, 祈祷樟树娘娘护佑孩子; 等孩子稍大些, 家长会教育孩子对待樟树就像对待生身父母, 春节时, 孩子还要给樟树娘娘拜年, 有些地方还会贴上春联, 挂上彩灯、彩带。如今, 香樟已成为我国的绿化之王, 北纬33度以南的城市都能看见香樟的身影。除杭州外, 它还是苏州、长沙等30多个城市的市树。灰喜鹊、珠颈斑鸠、乌鸫等十余种鸟类也都是香樟树果实的食客, 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招鸟树。然而, 香樟虽是大家最熟悉的树种之一, 却仍然有不少人把它和女贞树混淆。为了把香樟的特质表达的更清楚, 我专门绘制了一幅图, 旨在把香樟的花、叶、果实更好地展现出来。

作为黄山人, 黄山杜鹃更是我不得不提, 更不能不画的对象。黄山杜鹃 (*Rhododendron maculiferum*) 是黄山市的市花, 也是安徽省的省花, 有“花中西施”的美誉, 由于最早在黄山发现而得名。花有粉红、白等颜色, 5月是黄山杜鹃的盛花期, 花开之时芬芳绚丽, 蔚为壮观。和普通的杜鹃不同, 黄山杜鹃叶片呈卵状披针形或者是椭圆形, 花梗较长, 多生在林缘绝壁上, 所以我专门用黄山的猴子观海这个景点作为背景, 以展现黄山杜鹃的自然生境。杜鹃其实也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 且全身是宝。它的花叶可入药, 也可用来提取芳香精油, 树皮可提制烤胶, 木材可以制作上等的工艺品。杜鹃花花色艳丽, 品种也非常多, 除了黄山杜

香樟



黄山杜鹃

鹃这种高山杜鹃, 还有毛鹃 (如玉蝴蝶、玉玲、琉球红), 东鹃 (如雪月、新天地、四季之誉), 夏鹃 (如紫辰殿、大红袍、五宝绿珠等) 等, 自古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很多诗词中都有杜鹃的身影。如李商隐所写的《锦瑟》一诗中就写道: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李白也曾在《宣城见杜鹃花》中写道: “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又见杜鹃花。”

花盆里的多肉植物



家中植物

自然不仅在公园中，也在我们的家中。

多肉植物品种繁多，生命力顽强，养护简单，号称“懒汉植物”，十分适合上班族，加上外观小巧可爱，萌萌的观感有一定的治愈性，体积小又不占地方，且能随意搭配，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据说多肉植物现有1万多个品种，大多属于景天科，且主要分布于景天属、莲花掌属、厚叶草属、长生草属等。我画的这一盆就种在自家阳台上，包含了白莲花、明月、紫羊绒和垂盆草等品种，不仅可爱又好养，花语也非常有意思。譬如白牡丹，在阳光照射下，外缘会逐渐呈现粉红色，就像可爱的小姑娘羞红了脸，所以它的花语是不易察觉的美；又如紫羊绒，外形似莲座，中间绿色，外圈紫色，色彩四季都有变化，就像个魔法师，所以它的花语是神秘莫测、守护爱情。

水培植物采用无土栽培技术，由于清洁卫生，观赏性强，也深受人们的喜欢。常见的水培植物主要有水仙花、龟背竹、风信子、吊竹梅、君子兰、南美天胡荽等。我家就种有南美天胡荽，它的别名为铜钱草、香菇草，喜光耐寒但怕冷，非常适合放在书房里，也很有禅意。这种植物的繁殖力极强，通过茎节就可

以进行无性繁殖，侵占能力比较强，一旦它进化出耐寒品种，很可能成为又一种入侵物种，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随意丢弃。

野花野草

除了园林及家中常见的植物，我们身边还有很多野花野草，它们不仅生命力顽强，还非常的美，所以我也喜欢用画笔记录这些野花野草最美的姿态。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又名酸味草、酸咪咪，是酢浆草科酢浆草属的植物，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几乎随处可见。早在唐代的《新修本草》中就有关于酢浆草的记载，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又进一步对酢浆草的形态进行了描述。酢浆草品种繁多，还培养出了如浅色橘子、蜜桃、紫叶酢浆草、黄花酢浆草和红花酢浆草等多个园艺品种。由于它花期长、花色繁多、心形且可爱，正逐渐成为家庭园艺爱好者们的“新宠”。它虽然全株可入药，还能使镜子或铜器重现光泽，但是牛羊进食过多会中毒。

婆婆纳 (*Veronica didyma*) 是玄参科婆婆纳属的植物，有蓝、白、粉3种颜色。其他和婆婆纳名字相近的还有直立婆婆纳、阿拉伯婆婆纳，以及报春花科的假婆婆纳，都很常见，且都会绽放非常漂亮的小花。婆婆纳在我国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十分常见，每到早春时节，盛开的小花缀满草坪，煞是可爱。我国古代曾有“采婆婆纳”的民间救灾习俗，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王磐的《野菜谱》都有采婆婆纳充饥的记载。

虎耳草 (*Saxifraga stolonifera*) 又名石荷叶、通耳草，是虎耳草科虎耳草属的植物，因叶片似虎耳而得名，在陕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都十分常见。虎耳草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沈从文在《边城》一书中就多次描述虎耳草，它既是女主人公心中高尚且纯粹爱情的象征，也象征着坚韧及真切。虎耳草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履巉岩本草》《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除了上述植物，我画过的紫花地丁、野芝麻、刻叶紫堇等野生植物也非常美，且都拥有着非常独特的植物文化。它们和我们比邻而居，它们的历史甚至比我们人类的历史还要长。然而有时候它们却会被误解，被轻视，被当成不受欢迎的杂草而清除。其实，我们真的应该重新认识这些野花野草，它们不仅生命力顽强，不像有些园林植物需要过度养护，而且还有固土、蓄水的功效。它们常扎根和修复已遭到破坏的城市生态系统，并给其他动植物提供必需的生活和栖息的环境，是地球环境的守护者，更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曾跟踪调查过城市中一块拆迁废弃地的植物演化，刚拆迁时，这里除了保留下来的3棵大树，其他全被铲平。然而，在没有任何人力介入的前提下，仅仅3年，野生植物就填补了这块城市的伤疤，植物种类由原来的3种（香樟、刺槐、枇杷）变成现在的60余种，很多鸟类、昆虫及其他小动物也都陆续入住其中，整个场地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入侵物种，但是乡土植物还是占大多数。

自然不仅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也是我们精神的寄托；不仅给我们提供衣食住行，也是我们灵感的来源，更在默默包容我们的任性。非常喜欢曾孝廉老师说的这句话：“花是植物生命渴望生存和繁衍狂热而绚丽的奇妙表现形态，而我们总是自作多情；花本意并不是为它物而盛开，我们却从花那儿得到爱和美的启迪。”希望能如曾老师一般，把生物绘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人生修炼，用画笔继续记录自然最美的姿态，并通过博物绘画这种独特的记录方式，让更多人认识、热爱并保护身边的自然。

备注

本文得到了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访问研修项目(gxgnfx2018039)和黄山学院徽文化一般项目(2021xhwh014)的支持。

酢浆草



虎耳草

作者简介

余汇芸，黄山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博物绘画、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城乡人居环境。

(责编 桑新华)